

广东航空史略

胡 汉 賢

我国兴办航空事业以广东为最早。一九一一年（清、宣統三年）有广东恩平人馮如，在美国带同飞机回粵。馮于十二岁赴美，在美国学习机械与汽車駕駛学，苦心钻研，制成“飞行机”一部，在紐約試飞成績很好。得到美国国际航空协会給予制造飞机兼飛行員的甲种学位，名列第四。当时美国各地爭聘馮为机师。但馮心向祖国，一心要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。因此，随带自制飞机一部回国。回粵后，粵督拟荐于清廷，聘为“飞机师”。馮君对专制政府深感不滿，婉詞却之。同时有外国飞行家，亦带飞机四处表演，以炫耀帝国主义的新式武器。到粵試飞时，清將軍孚琦前往参观，遇刺毙命，清廷大为震怒，下令禁止飞机进口及表演。馮恐受連累，亦因之停止表演。轉而搜集国产器材木料，悉心钻研，从新制成国产“双翼飞机”一部，质量比旧机更好。

是年十月，武昌起义，建立民国，但帝制余孽未除，新政府出兵北伐，馮曾請纓带机参加。后以南北議和而中止，但馮对发展祖国航空事业，始終未能忘怀，认为在共和政制下，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，于是带机前往各城市表演飞行技术，向国人作宣传鼓吹。所到之处，深受群众欢迎。

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八月，馮在广州燕塘临时机场作飞行表演，环飞广州全市，引动万人空巷出視。不料第二次飞行时，飞机凌空后不久，机件即发生故障，而当时机场

狭小，群众过于拥挤，机场外又竹木丛生，飞机降落被阻，结果机坠人亡。馮时年仅三十。

馮如死后，我粵有继起的飞行人员譚根。譚为开平县人，在美国时曾为馮助手，后在美国飞行学校毕业。是时适当国内二次革命失败，海外侨胞群起反袁，出钱出力，组织讨袁军，并购买飞机，委托譚根与林福元等，于1914年带回祖国献与孙中山先生。不料譚根回国后，反而投靠了袁贼爪牙龙济光，为虎作倀。及至龙济光垮台，譚又向桂系军阀陆荣廷、莫荣新等投靠。一九一七年，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，拟接收譚根遗下的飞机与机械材料，成立“飞机队”，复被陆荣廷指使陈炳焜拒不交代。

孙中山先生素有“航空救国”的主张，侨胞献机协助讨袁。孙先生乃派出张惠长、陈庆云赴美专习航空。一九一五年，又在日本西京八幡八日市创办“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”，由周应时、夏重民主持，聘请日人飞行家坂本三郎，立花寿一两位为教师。学员有胡汉贤、马少汉等卅人，有海外华侨捐献飞机三部，两部为美式“始町四”教练机，一部为英制“剪风号”侦察机。一九一六年，因配合讨袁，将该校全部飞机人员调回山东潍县，编为中华革命华侨义勇军飞机队，边训练边配合军事行动。曾飞往济南向袁系鲁督张怀芝军队驻地散发传单，与侦察军情。同年袁死，黎元洪继任总统，东北军改编，华侨义勇军与飞机队亦自请遣散回沪。

一九一七年，孙大元帅向广东省长朱庆澜商拨其所属亲军二十营组成援闽粤军，后由陈炯明、许崇智率领出发福建，到汕头击退北洋军阀臧致平，进入漳州。同时委派杨仙逸为援闽粤军飞机队队长。飞行员有李光辉、叶少毅、张惠长、陈庆云、吴东华等人。飞机只有四部，机少人多。杨仙逸又

被派往美国购买飞机。孙大元帅为培养大量飞行人材，充实航空实力，还一面派陈庆云等在澳門练习水机。一面派胡汉贤往加拿大沙市加寸城创办“中华革命党强华飞行学校”。学生有黄家远、林安等，先后毕业回国效力。一九二〇年因桂系军阀莫荣新等盘据广东，祸国殃民，各地群众忍无可忍，组织民军群起声讨，当时援閩粵軍由漳州奉調分三路回粵。飞机队亦分两路同行，原有飞机队由李光輝率领，同时适有从海外返国的飞机师陈应权、蔡斯渡亦带同飞机前来参加。一路由李光輝领队，带同原有机队从福建云霄飞向汕头前进；一路由陈应权领队，带同新参加者从漳州抵达汕尾，向淡水、平潭、馬鞍山等处敌军阵地轰炸，迫敌退却。另外，在澳門训练的水机队，也飞到广州一带侦察敌情，散发传单。这次飞机队充分发挥了威力，配合各路粵軍战斗。桂系莫荣新等向广西方面败退后，援閩粵軍回駐广州，机队亦在穗集中。1921年，国会来粵组织政府，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，委朱卓文为航空局长，组织飞机队两队，这时桂系虽已窜回广西，但野心未死。广东亦有其余孽邓本殷等，潜伏南路，俟机蠢动。于是派出飞机分头扫荡；一队飞往广西桂平，跟踪追击敌军。一队出发广东南路，监视雷州方面的敌军动向。旧桂系已平，飞机队集中在大沙头训练。一九二二年，孙先生出兵北伐，重新改组飞机队，委张惠长为北伐軍飞机队队长，陈庆云为副队长，率飞机十二部。原定计划由大总统率领大軍亲征，由桂林出湖南，陈炯明留守后方，但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，蓄谋叛变，对北伐大軍，諸多制肘，孙大总统只好折返广东，改变北伐计划。

留守广东后方的，有航空局长兼兵工厂厂长朱卓文，直轄飞机师陈应权等多人。有水陆机十多部。曾派出飞机到南

昌散发传单，晓諭敌軍，北洋軍閥大为震动。一九二二年六月，陈炯明嗾使其部下出兵围攻总统府，幸孙大总统突围到永丰軍舰，声罪致討。当时机队随同大軍迫近南昌，聞报总统被围，全队立即飞回南雄始兴，拟回广州靖难。先向駐守韶关大塘、火山、馬坝等处逆軍扫射及投弹轰炸，逆軍陣地动摇，紛紛退却。后因陈炯明利誘北伐軍第一师长梁鴻楷，遣派陈修爵团間道潛回后方，向我軍截击。一面又勾結沈鴻英，在安远会昌堵截我軍。因此，北伐軍前后受敌，进退两难，飞机队因接济不灵，汽油用罄，只得将出发北伐飞机全部在始兴多塘鋪机场自行烧毁，免为逆用。我們飞机队员分两路退却：一路由张惠长領队随李烈鈞部，向湖南退却。一路由陈庆云領队同許崇智部向瑞金福建前进。我們飞机队员这时已轉变为陆軍部队，协同张民达在福建水口与北洋軍李厚基作战，收复水口，进軍福建省城。經過整訓，机队人員分两路集中上海，随后回粵討逆。

在出发北伐时，留守广州的航空人員，被陈逆收編，以陈应权为航空局长。机队則由林安与余百炯負責。一九二三年各軍回师討逆，孙中山先生特派胡汉賢为飞机联络专员，先行回粵向附逆飞行人員策动反正，由卢师締在港接济。被逆軍收編的飞行人員，除陈炎长死心附逆外，均深明大义，全部反正。在討逆期間，适值杨仙逸从美国购机回来，帶有制机器材，和外国制造飞机专家回国，自行制造軍用机；同时还有在外国学成之飞行人材林伟成、黃秉衡、聶开一、陈卓林、吳頤枝、李逢暄、胡錦雅、杨官宇等一齐回国，共同討陈。同年，孙中山先生重回广州，改組海陆空軍，派杨仙逸为航空局长兼制机厂长。并委林伟成帶領飞机到东江出击。同时又有飞行人員黃光銳、关荣、梅龙安、陈协民等由美回国参

加討逆。杨仙逸兼厂长后，制出“洛市文式”飞机数部，式样新颖，速度亦快，且能作战斗与侦察两方面之用，惜材料购自外国，不如一九一一年馮如采取国产器材，自行创制国产飞机。但杨毕生致力航空事业，不避艰辛，亦属难能可贵。所以广东航空人员，除馮如为我国第一个飞行家、能制机能飞行外，应以杨为第二个全材飞行家。一九二三年，杨随孙中山先生出发惠州討逆时，与海軍魚雷局长苏从山，在惠州梅湖河面試驗水雷，不幸牺牲，飞行员吳頤技等数人亦同时殉难。杨仙逸死后，航空局长由陈友仁、张治中，先后主持。

一九二四年，苏联飞行专家李廉带同俄德两国飞行人员数人来粤帮助訓練，且請李廉代理航空局长，从此粤省飞行人员輩出。当时在各国留学飞行人员，归来者日众，如丁紀徐、刘植炎、黄毓沛、黄毓荃、邓粤銘、叶耳分、卢九、李仲唐、聶光汉、吳建文、周柏誠等，均先后回国服务。我国航空事业日见发展，一九二五年，李廉代理局长后，組織飞行学校于大沙头，并兼任校长。由黃埔軍校抽調學員雷鐸、刘尹、王勛等十余人，入校肄业。該第一期学生，未毕业即由李廉带往苏联訓練。同年招考第二期学生除由黃埔軍校保送及經考試取录的共四十余人，入校数月，到了一九二六年，也由李廉校长带往苏联受軍事航空訓練。并带同飞行教官黃光銳、黃毓沛、黃毓荃、丁紀徐、梅龙安、杨官宇、周宝衡、叶耳分，机械人員梁庆銓、杨标、李槐等，到苏联波波夫省第二航空軍事学校深造。

一九二六年，大軍北伐，飞机队或留后方，或赴前綫效力。一九二七年，“四、一二”，蔣介石背叛革命，违反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主张，实行仇共反苏，往苏联深造的教官与学生，亦被嫌疑，經過許多波折，始准返入国門，教官等

且要保証才能复职。第二期飞行学生在一九二七年毕业。是年张发奎率軍回粵，委王季子为航空学校校长。曾招考第三期生，但未开課即离职。李济琛回粵后，委张惠长为特派員公署航空处处长，周宝衡为广东航空学校校长。一九二八年，重新招考第三期航空学生。不久，蔣介石扣留李济琛于湯山。陈济棠做了第八路总指揮兼特派員公署專員，航空处长与航空学校校长，照原任加委。并委黃光銳为第一飞机队队长，杨官宇为第二飞机队队长。当时粵省飞行人員各謀出路，四处活动。各省亦来聘用：黃秉衡、聶开一往南京投蔣；林伟成、陈卓林等往广西；张子璇、李仲唐去云南；黃社旺等依附东北軍閥。张惠长、黃毓沛与机械員楊标，曾駕广州号大型陆机，环飞东北，此为长途飞行的开端。陈庆云、黃光銳、梁庆銓亦曾駕海珠号水机，向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南宁等处，作长途飞行訪問。蔣介石对广东航空事业的发展，非常注意，多方設法，搜罗航空人員为己用。在南京組織航空署，委张惠长为署长。张北上就职时，帶同广东航校第三期甲班毕业飞行生十余人，分派在航署航空班当教官及飞行員。但是张惠长舍不得广东地盘，仍兼广东特派員公署航空处长，名义上以飞机队黃光銳代兼，但公事則由刘植炎代拆代行。一九三〇年，广西李白与张发奎联合反蔣，发生混战。蔣派张惠长南来率領广东空軍人員在花县两龙墟襲炸李白张联軍，迫令退却。又在清远飞来峡炸断軍桥，击潰李白张集团。广东空軍在軍閥混战中，显示了一些力量。这就促使了南京蔣系与广东陈济棠大力培植空軍力量，扩大空軍組織。广西李白自反蔣失敗后，亦重用林伟成，加强空軍发展。除派学生三十人来粵航校訓練外，还就地成立航空訓練班，培养飞行人材。迨馮、閻、蔣火併，蔣唐相爭，张惠长

均使用广东空军助蒋作战。“一·二八”上海十九路军抗日，广东曾派出两队飞机参加。由邓粤铭、胡其选、丁纪徐、谢莽等飞沪助战。又派赵强等到福建张贞处组飞机队。广东航空人员虽多，但因各省不断来粤聘用，形成供不应求现象。第三期甲班、乙班均将毕业，即先行任用。第四期甲班开始入校，张惠长想自兼校长，培植势力，周宝衡拒不交代，鼓动学生停课离校，结果周宝衡反失败去职。学生中，有附张，附周两派，张兼校长，虽达目的，而对于飞行界仍常存芥蒂，校务由刘植炎代行，亦不能消除成见。张卒知难而退。一九三一年，陈济棠接受古应芬等运动，欢迎国民党对蒋不满的政客来粤。组织西南政府，与蒋对抗。特派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，黄光锐为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一飞机司令。胡锦雅为第二飞机司令。各司令部直轄飞机队三队。杨官宇仍为航空学校校长。训练第五期学生，毕业后招考第六期甲班生。不久，西南政府塌台，广东仍由陈济棠盘踞，将西南空军总司令，改编为广东空军司令，委黄光锐为广东空军司令，胡汉贤为司令部参谋长。张惠长却反对，运动第二飞机司令胡锦雅，第一飞机队长邓粤铭，第五队长刘植炎，航校校长杨官宇，共同弃职而去。邓粤铭、刘植炎、郑厚邦、卢九等往福建。宁明增、吴汝璠、杨官宇等到广西。一九三二年广东空军又从新改组，调林福元为参谋长，陈卓林为参谋处长，胡汉贤为航空学校校长，成立机队六队。

一九三三年胡汉贤兼筹办民用航空主任。训练第六期甲、乙、丙三班数百人，招考第七期甲、乙两班，第八期甲班军官生与军士班飞行生共数百人。

开办广梧线、广邕线；并筹办开辟广琼线、广桂线、广

昆綫；其后，刘沛泉、胡錦雅联合西南各省組織西南民用航空公司，粵省已办民航事业亦并归該民航公司办理。

一九三四年，广东空軍曾召开航空人員与制造工程人員會議，商議自行設厂制造飞机。并决定向美国购买中型制机厂兩間和器材，在粵省韶关与广州东山建立制机厂。后来，制出复兴号和羊城号輕轰炸机，比輸入同式之机还好。为了充足空軍实力起见，又将各机队改編为中队，准备成立三大队，每一大队統轄三中队，每中队直轄三小队，每小队配机三部至四部、或五六部之多，根据需要而定。在广东空軍驅逐机每小队三部，重轰炸机每小队三部，輕轰炸机每小队四部，偵察机每小队四部至六部；連空中摄影与护航在內。另每中队有預备机，按机种人員分配。

广东空軍在大队未成立以前，仍編六个中队，每中队下分三个分队。第一中队，每一分队有美式可塞大偵察机四部；第二中队，每一分队，有美式波音驅逐机四部；第三中队每一分队有韶关厂制造“复兴号”輕轰炸机四部；第四中队每一分队有美式亨加重轰炸机三部；第五中队每一分队有东山厂所制之“羊城号”輕轰炸机四部；第六中队每一分队有美式福克驅逐机三部。另有机械人員养成所，吳建文为所主任。又改組飞机掩护队为空軍陆战团。还准备成立飞机运输队一大队，着手組織过第七、第八、第九飞机中队。在韶关和广州的制机厂，日夜加工赶制飞机，供給軍用。是年春夏間，陈济棠假借抗日为名，实行联日、反蔣、反共，当时經常有日本人来粵，助陈策划，还要求代管空軍，所以空軍人心惶惶。蔣介石乘机派陈庆云等駐港，向空軍參謀长陈卓林运动，及对各中队长逐个收买。飛行員黃志剛首先受了陈振兴策动。陈振兴是黃等同学，奉蔣特派南来，以同学关

系，說动了黃志剛、譚卓勵、陳崇文、羅承業、馬為棟、黎廷萱等在從化機場，駕駛第五中隊美式“達加拉布”輕轟炸機三部，與黃居谷、岑澤鏗、蔡志昌在廣州天河機場駕駛丁紀徐第二中隊美式“波音”驅逐機三部，共六部，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六日離粵投蔣，在南昌降落。

當時陳濟棠與黃光銳聞訊，猶如晴天霹靂，不知所措！諸多猶疑，即將丁紀徐扣留，引致人人自危。同時陳卓林向各飛行員離間，想取黃光銳空軍司令而代之。黃為保存自己勢力地位，派氣象台台長張云赴南京，通過朱家驊面謁蔣介石，陳說廣東空軍對陳濟棠有舉足輕重的利害，蔣即派周至柔與張云來港，與黃光銳面訂條件，策動全粵空軍人員歸蔣。黃光銳答應將廣東全部飛機與人員投歸南京，周至柔恐黃有變，即發特派狀，派黃光銳為“杭州笕橋航空學校校長”。其餘歸附南京人員，則由黃光銳便宜報請獎賞。黃光銳乃由香港返粵探听消息，陳濟棠已準備派周寶衡為接替黃光銳廣東空軍司令，黃投蔣之意更決。即召集各中隊與親信的飛行員，在农林路家中會議，並聲明南京已允許每中隊發五十萬獎金，每一部新機十萬，舊機五萬，人員照舊任用，高級人員擇優嘉獎。各人只知陳濟棠罪惡，不知蔣罪惡比陳更甚，乃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，六個中隊與所轄的飛機人員，一早起飛離粵到南昌集中，由周至柔派員接收飛機，人員送往南京改編。但黃光銳所謂每中隊發給五十萬元獎金，竟無其事，廣東飛行人員後來與黃光銳大鬧意見，暗稱他為“黃光棍”。其實黃光銳亦受蔣介石買空賣空的慣技所騙。當時留在廣東的尚有航空學校教練飛機三十餘部，員生三百餘人；廣州東山制機廠與修機廠、韶關制機廠的未完成飛機，及各種器材與空軍陸戰隊人員。在七月廿日陳濟棠離粵，七月廿

三日余汉謀回穗后，蔣介石即派陈誠、周至柔与戴笠、陈庆云等到广州，将空軍留粵各机关派員接收。

由上所述，过去广东的航空建設，从旧眼光来看，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。但从今天来看，当时即使有一点点成績，无非是为軍閥混战做工具，加紧欺压残杀人民。不仅对人民、对国家毫无好处，我們厠身其間，为虎作倀，深感罪过！幸而到了今天，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领导人民从新发展航空事业，造福人民，巩固国防，保障和平，这才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主张。